

一场大雪,让原本无声而空旷的天宇,有了思索和畅想的空间。

雪花,雪花,落下

落雪有痕,雪落有声

洛水

夜色浅,雪花轻,大地安宁。北风和着清音,恍若黑白电视,簌簌播放着人间俗事。

最早发现雪的是女人。她要给孩子做早饭,一拉开窗,千万个白精灵就闯进来。啊!下雪了!她回头,对丈夫和孩子兴奋地喊。男人翻翻沉重的身子,嘟囔一声,又接着睡了。孩子触电般爬起来,光着身,像热气腾腾的雪花,欢快地飞到窗户外。

雪花喳喳,瞬间把孩子围住。孩子伸手捉,捉住了,却在手里哭成泪。女人赶孩子去穿衣服,还要上学呢!孩子磨磨蹭蹭,心潮澎湃地想着,是堆雪人?还是打雪仗?

男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缩着肩,送孩子上学。夜色还没褪尽,寒风有些许的深和黑。

男人跌跌积满雪的路,这鬼天气,怎么就下雪了呢?孩子坐在后面,伸出手,看雪花在手里跳舞,脸上溢出温暖的笑。女人站在窗前,目送远去的父子。渐渐,只剩下漫天飞舞的雪花。她打开窗,寒风推搡着雪花,喧闹着闯进来,吻一般轻轻柔柔地亲在她脸上。

女人闭上眼,溯游于一场雪,回到很多年前——男人陪她堆雪人,打雪仗……

路上的积雪很滑。环卫老人拿着扫帚,要把雪花驱逐出路。他穿得很单薄,但浑身热气腾腾。孩子纳闷:他不冷吗?男人没有理会,他仍在生这场雪的气。前面的车子忽然一个趔趄,哧溜溜转个大圈,倒下去。男人来不及刹车,撞上去,跌倒在雪地上,滑出老远。

男人脸色铁青,孩子笑容可掬,抱着男人坐在雪地上:爸爸,真好玩!真好玩!

很多人一样的人,骂咧着,骂人,骂天,骂雪。他们的心境,比路况还糟。环卫老人停下来,乐滋滋地看。雪花如同路人的情绪,纷纷扬扬,从他眼前,一直延伸到很远……

雪落有声,落雪有痕。大地上,雪花是天使的翩翩翅膀,人是折翅的落落天使。

行人走成背影,老人站成雪人。孩子望着老人,感觉他一定看见了宝贝!比如电影里的大白。要不,咋看得那样投入,幸福呢?孩子回头看,除了雪,就是坚硬耸立的楼房。没错!老人看见了宝贝,比大白还温馨,也远远超越了孩子的想象和城市的高度。他看见了家乡的麦子;更远处,他看见了金灿灿的六月。这场雪不属于城市,还属于乡下,属于麦子,属于农人。“瑞雪兆丰年”,老人在城市里看见了千里之外,时光以外的丰收季节。

雪花翩翩飘落,把世间染成白纸,让人书写各自的心情——落雪有痕,雪落有声。

白俊华

北方的冬天,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场大雪不请自来,有时悄然无息,有时疯狂肆虐,仿佛要给寂寥的大地和山野,增添一些荒凉之外的情节和内容,让原本无声而空旷的天宇,有了思索和畅想的空间。

多少年来,在我的内心深处,对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大雪,始终有一种感恩和敬畏的感觉。不是因为寒冷,也不是因为素洁,而是蕴涵在雪花内部的阳光和温暖。

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刺骨的冷风夹杂肆虐的大雪,把整个乡村都笼罩在迷蒙的冰冻的氛围里。衣衫单薄的我,在乡下一个没有任何设施的小站候车。大地一片苍茫,寒风卷着雪花,不时钻进衣领和眼睛,我的眼角和脸上都结上了一层冰霜,浑身上下被冻得不住地颤抖。

半个小时过去了,车还没有来。而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因为穿得太少,我根本抵挡不住这样的寒冷,便开始在小站上来回跑动,以便驱散些寒意。但是,无济于事。鬼天气!我懊恼地停下来。

“小伙子,把这个穿上,挡挡寒。”

是那个在我之后来到车站,与我一起候车而我又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厌恶的邋邋遑遑的老头。他递过来一件脏兮兮的羊皮大衣,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雪花。

“这……那你怎么办?”我有些犹豫。老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脸善意的微笑。“我穿得多,碍事,小伙子,穿上吧,脏是脏了点,但能暖暖身子,上车前还我



水绘园,碰触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

兰海燕

水绘园,江苏如皋的一座文化名园,印象中,这里秋叶般漂浮着一代名士冒辟疆与秦淮佳丽董小宛柔媚到骨子里的雅事。然而,当走进水绘园,在邻园会拜祭胡绳先生,在隐玉斋曾巩读书处流连,当闻听碧落庐三间矮房里戴戴夫的慷慨悲歌,不禁对这座“文人园”有了全新感知,不经意间,碰触到农耕时代文人士大夫过往的身影。

深秋的水绘园,淡雅高洁,意境深幽。跨过逸桥,在高大挺拔的水杉,亭亭如盖的广玉兰下,邻会园默然而立,这里便是理学先驱胡绳先生纪念馆。

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心目中的“理学”大约是和“吃人”相勾连的,“理学家们”也一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一是大骂康有为乱了纲常,二是歧视祥林嫂败了名节”。然而,当笔者静立于胡绳像前,感悟到的却是飒然的清新之气。先生“明体达用”的学术倡导,一反汉唐烦琐经学,也是对知识分子解放思想、注目现实的引导。

胡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出生于如皋,“家贫无以自给”,21岁径往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归”,其恐因家事干扰读书的家信“投书洞”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泰州凤城河畔,一座文会堂讲述着胡绳、范仲淹、滕子京等名士相识相知的故事。返乡后,胡绳绛帐授徒,终生从教,王安石描述其“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其住草屋吃野菜独鸣道德之举,感动着划粥啜菽自幼苦读的范仲淹,在调任苏州郡守后,即设立郡学捐俸执教。

此时,承袭汉唐传注、恪守古训之风盛行,士人不敢在内容上求新意,只能在文辞上细雕琢,诸如唐进士朱庆馀《上张水部》所言:“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姑舅,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政事不谙,品德无低,进士轻薄为当时所诟病。

“敢不故?天下之大不韪”?这考验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如皋市旅游局副局长阮强舟介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绳以学院为阵地一反世风,面向整个宋王朝亮出他鲜明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所谓明体,即以圣人之道传授学生,使之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安民的道理;所谓达用,是指讲究实用而非追逐辞藻。此种将探求经典义理直接用于改良社

会的主张,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度契合。

明体达用之经世济国思想,如清风拂过草原,打开了士子头脑中久被禁锢的铁窗。南宋朱熹把胡绳及其弟子程颐、程颢等人的理论加以综合,集其大成,建构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以后的官方哲学理学学派。

尽管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主张发展到极致,逐渐成为束缚人们精神的枷锁,但在当时胡绳及其弟子敢于祭起观照现实之大旗,倡导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德理想,无不坦荡着知识分子的人格良心、家国情怀。

二

在水绘园遇到曾巩读书处,出乎笔者意料。

曾巩是江西人,成就主要在词文,位列唐宋八大家。品性方面的印象,更多来自其“不要金银要风雨”的故事。

文载宋神宗一次宴请群臣,酒至微醺,问文武百官希望得到何种赏赐,或说官职,或言财富,或是田亩,唯独曾巩希望得到风雨;求得一夜风雨,换得遍地黄金。

原来,此时天下大旱,禾苗干枯,曾巩正为农户担忧。神宗闻听很是感动,连夜批奏章,免捐税,并赐曾巩“秋雨名家”金匾。

当走进曾巩读书处隐玉斋,笔者却有了另一番感受。

隐玉斋庭院中,一株树龄逾千年的松柏苍劲挺拔,讲解员称,这株六朝古松是曾巩与其父曾巩所手植。

廊庑东壁,嵌一石刻,宋曾文昭公隐玉斋故址。近年考证,此非文昭公曾肇寄读处,而是其兄曾巩读书处。其时,曾肇尚未出生。

然而,对此石刻,当地人也有一解:曾肇对曾巩感情深笃,曾巩去世后他曾著文称“思犹父师”。闲暇之时到兄长曾巩求学处读书阅文,并题名“隐玉斋”寄托哀思亦为情理之中。

曾肇对曾巩“思犹父师”的评价,道出了曾巩的另一种品质。

曾易占任如皋县令时,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其后调任江西玉山县令,16岁的曾巩随父迁赣。4年后曾易占遭诬陷罢官辞世,曾家陷入困境。

观看展览得知,其父去世后,曾巩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无所倚傍境遇下,抚育4个弟弟,9个妹妹,而自己36岁才娶妻成家。39岁时,曾巩带领弟弟、妹妹赴京师参加科举,一门6人全部中第。继母去世后,

曾巩护送灵柩南下家乡而一病不起。曾布、曾肇在曾巩亦父兄关爱下砥砺成人,曾布官居宰相,曾肇亦多有政绩,卒后谥“文昭”。

抬望眼,隐玉斋一方天空如洗般澄澈。曾几何时,这里留下曾巩多少长歌短调,多少夜谈孤盏,但笔者更愿意记下他最温情的一面,对耄耋长辈,对踽踽亲亲……

三

到水绘园,不可能绕开冒辟疆。水绘园建园后距今400多年历史中,历四世至冒辟疆始臻完善。明亡,冒辟疆退隐于此终至“写字易米”,“以汉民铮铮之气”面对异族统治,其故事至今传扬。

冒辟疆,明万历年间生于如皋望族。其时明王朝已呈溃乱之势,但江浙士大夫依然过着宴安鸩毒的奢华生活,秦淮河畔文采风流盛于一时,冒公子自然不能例外。在错失吴门名妓陈圆圆之后,他与“秦淮八艳”的董小宛结成伉俪。

“香林客隐花犹笑,水绘无声月自闲。”在水绘园的水明楼,前轩内悬挂董小宛诗词和古琴台,中轩安置着用整板红木雕刻的竹罩,登楼推窗,轻风拂柳——从相识到相恋,相濡以沫的9年生活,又无处不使后人感动于冒、董的依偎深情。阮强舟手指一株阔大雪松:董小宛喜观树,冒辟疆就专在树前造楼,“天空湖是月,阁迥楼为云”,观树楼前的楹联,如带飘动,道不尽多少风流。

明末清初乱世之秋,冒辟疆心灰意冷,过着“半村半郭宜画宜诗”的散淡生活,康熙年间,又遇族人争家产骨肉相残。历经国破家难,冒辟疆被迫在水绘园西侧构筑匿庐,水榭草亭,渐陷潦倒,终至“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朝易米酒”。此时,清廷下诏征“山林隐逸”,冒也属应征之列,但他视如敝屣,坚辞不赴。

从匿庐穿行而出,有三间矮房名碧落庐,为冒辟疆纪念好友戴笠夫而建。戴与冒曾诗词唱和,明天后,戴在家乡安徽绝食而亡。三间矮房,铭刻了冒辟疆的悲愤记忆,也成为一代饱读儒学的知识分子慷慨悲歌般的气节写照。

四

在水绘园盆景博物馆,一盆名为“蛟龙穿云”的盆景引发笔者驻足。这盆树干酷似青龙

的盆景,其标识记载:“古刹柏盆景,系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古柏园中的遗物,距今1000余年。”历经千年而不蠹,其形越发飘逸,其质愈高,成为整个盆景园的镇园之宝。或许,这就是一种积淀、一种传承吧。

就是了。”

也是,身体要紧,管它脏不脏,穿上再说。这样想着,便接过大衣穿在身上。当时的感觉,仿佛天气突然变得暖和起来了。

我感激地道了声谢谢。老人只是憨憨地一笑,便转过身去,只给了我一个大雪纷飞中的微驼背影。倒是我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立在那里。一直无语,默默地等待车的到来。偶尔,我会不好意思地看一眼他,他穿得也不是很多,脸上被冻得有些发紫,双手插在衣袖里,在雪地上来回地走动。

有几次,我执意要把大衣还给老人,可都被他决绝的手势制止了。

身子暖了,好像时间过得就快。一个小时后,车终于在我身边停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往事都已化作落花流水,一去不返。但当时的这个小站,却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永恒的影子;那件脏兮兮的羊皮大衣,依然给我增加着温暖;那个邋邋遑遑曾让我不屑一顾的老人家,让我永远感受着雪天的关怀。

更重要的,是那场纷飞的大雪,让我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真正的温暖,体验在最寒冷的冬天!每一朵飘舞的雪花,都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传递着只有太阳才会孕育的温暖!

钱永广

过完小雪过大雪,这节气真像是一个奔跑的孩子,每年的此刻,北方的天空,总会迎来几场大雪。可我在江淮地区,前

几天,只见到几片“头皮屑”般的雪花,便不见了踪影,让人遗憾。回想儿时,常常是刚刚入冬,大片的雪花便如约飘至。记忆中下雪的前一个黄昏,常常是北风凛冽,刮个不停,铅灰色的天空像是罩在头顶的锅盖,屋后竹林里鸟声阵阵,奶奶一边忙着将灶旁的柴草堆得老高,一边对我说,这天可是要下大雪了。听了奶奶的话,为防止雪后河流封冻,吃不上水,我就挑着两只木桶到河边担水。

夜里,我蜷缩在被窝里,听窗外北风呼号,那风声像有人吹着哨子在跑,而梦里却全然不知一场大雪已悄无声息的降落。清早,屋外的雪白茫茫一片,明亮得晃眼,因为亮得很,人们早早地就醒了,母亲一拉开窗帘,就大声地说,下大雪了!这时还在睡梦中的我被惊醒,心里也莫名地兴奋着,我会一扫过去懒洋洋的惰性,一骨碌爬起后就往外面雪地里跑,常常是一脚下去,没及膝盖,发觉雪真的很深,就连屋后的竹林也被厚实的雪压弯了腰,竹子都快触到河面了。这时风一吹,远远看去,一颗颗晶体雪花,像灵动的仙子,从竹枝上一片片簌簌飞落到河面的冰块上,煞是好看。屋前,有比我起得更早的顽童,在雪地里追追打打,那雪后的快乐真如那天空恣意飞扬的雪花,飘逸、自在。

这些年,我所在的城市,雪下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可童年时有关大雪的记忆越来越难忘。前些日子,天气预报说可能要迎来今冬第一场雪,我盼啊盼,等啊等,可觉得这风吹在脸上还是不够“深刻”,少了点“辣”劲,不像“刀割”那样让人觉得凛冽。我想,经过多年进化,这冬天也变得越来越有“绅士”、“淑女”的味道了,果真老天爷只象征性地飘了几片雪花,我祈盼的一场大雪,在经历了大风、降温、小雨转雨夹雪后,没有了,我不得不悲哀地想,今年的第一场雪,在“今年又是一个暖冬”的预言中很快融化成了水,可是还有以后啊,在春天来临之前,我相信或许不久就有新的更大的寒潮覆盖,然后在我居住的城市诞生一个奇迹,天空纷纷扬扬降下一场我童年时才可见到的大雪,那正是我这个冬天的最大想望。



当你战胜内心恐惧的时候,你会得到许多以前不敢奢望的东西。

赵春青 画

张金刚

生在山城,群山环围,看山,自成周末休闲健身的必然一课。与友相约,攀上了城边那座巍然如佛的大山。那山,莽进而高耸,如是小城之靠山,人心之圣山,令人向往;我自看得入心、入神。

山路蜿蜒,望不到尽头,不知多少人行走过,踏成一路。踩着前人的足迹缓行,心中顿生一种踏实、安全之感;沿路向前,向上的冲动,一直跳跃不息。偶尔,我也会避开大路,自行小路。纵然荆棘勾挂,砂石灌鞋,可寻得捷径的喜悦自在心头荡漾。

一路,枯草随风飘摆,枯枝散落林间。曾经的草木葱茏不再,昔日的鸟语花香淡去,然而,冬山并不晦暗,亦有着别样的情致。山注的水库,碧水如镜,如为山腰镶了一块美玉;山间的溪流,已固化成一条乳白的冰河或冰瀑,如练、如柱、如幕。山与水,共融共生,顿时



等待一场大雪

钱永广

过完小雪过大雪,这节气真像是一个奔跑的孩子,每年的此刻,北方的天空,总会迎来几场大雪。可我在江淮地区,前

几天,只见到几片“头皮屑”般的雪花,便不见了踪影,让人遗憾。回想儿时,常常是刚刚入冬,大片的雪花便如约飘至。记忆中下雪的前一个黄昏,常常是北风凛冽,刮个不停,铅灰色的天空像是罩在头顶的锅盖,屋后竹林里鸟声阵阵,奶奶一边忙着将灶旁的柴草堆得老高,一边对我说,这天可是要下大雪了。听了奶奶的话,为防止雪后河流封冻,吃不上水,我就挑着两只木桶到河边担水。

夜里,我蜷缩在被窝里,听窗外北风呼号,那风声像有人吹着哨子在跑,而梦里却全然不知一场大雪已悄无声息的降落。清早,屋外的雪白茫茫一片,明亮得晃眼,因为亮得很,人们早早地就醒了,母亲一拉开窗帘,就大声地说,下大雪了!这时还在睡梦中的我被惊醒,心里也莫名地兴奋着,我会一扫过去懒洋洋的惰性,一骨碌爬起后就往外面雪地里跑,常常是一脚下去,没及膝盖,发觉雪真的很深,就连屋后的竹林也被厚实的雪压弯了腰,竹子都快触到河面了。这时风一吹,远远看去,一颗颗晶体雪花,像灵动的仙子,从竹枝上一片片簌簌飞落到河面的冰块上,煞是好看。屋前,有比我起得更早的顽童,在雪地里追追打打,那雪后的快乐真如那天空恣意飞扬的雪花,飘逸、自在。

常识的另一面

欧 阳

恒大得手亚俱杯对球迷来说是高兴事,有点不爽的是,兴奋之余,责任感驱使于心的好汉会想到国家足球队当下的境遇:又一次没有撼动香港队,很可能再次失去出线的机会。有资深球迷给评论员很感慨,由衷表示曰:这,再次证明了国家足球队机制(或者体制)上的不足。

这几年俱乐部蒸蒸日上,国家队裹足不前,资深评论员的说法很像有道理的样子,热爱足球的人士也多有同感。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足球业内的事外行当然不好断定,不过年纪大一点的球迷或许还想起昔日的前苏联足球队——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足球队都不敢小觑的顶级强队。讲到干涉足球的“体制”,比如官方色彩、举国体制什么的,客观说和咱们的没太大差别,会不会是人,或者文化层面的原因呢?

显然,那些表面上看似有道理的判断未必就成立。放下背后复杂的原因不论,通常情形下人们倾向于感性地依据常识来下结论,这本身应该没有错,面对杂糅一般的五彩生活,没必要每一分钟都严谨于思辨的理性世界,问题是,当“常识”被定义为诸如基础的自然、人文,以及经验性生活知识集合体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形而下的“知识”,而忽视了常识还有抽象逻辑判断的另一面。

国足的机制或许确实有问题,只是用俱乐部的成就来推定,难免有想当然之嫌,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奇怪的是,类同的观念非常流行,一些愤懑东土缺陷的义士就常常据此推断西方世界的优良,而同样的逻辑,“爱国者”也热衷以西洋的雀斑推演家国的美丽……不说文化、制度的选择、成型,是关涉每一个个体自身认知、行为的道理,试想,长相寻常的A根据面容丑陋的B得出结论说自己是美人,您信吗?

先别告诉您不信。

很多时候,在这些有悖常识的逻辑推断面前,您未必不是追随者。比如国医宏论,阴阳不调导致身体疾患者需忌食牛羊内等,因为牛羊肉是“发物”。如果真的如此,想来草原牧人一生中必定险阻重重,一旦身体有恙,要么病逝难以痊愈,要么饿病交加,偶或真有信者,饥肠辘辘之下生命怕是不好苟全。退一步看,那些终日牛羊肉洗胃的王公贵族要长大成人真是太不容易了——谁会终身不受病害滋扰呢?!

因为“常识”混乱,胡乱的乱惑常有,更有所谓知识媒体展示出不知所云的风采。像某人扎根“蛮荒”地界儿兢兢业业云云,模范是模范了,但要追究所以的城惑顿生:何以沪上、京城繁华世界之巅,连陋舍贫瘠困苦?一时间是褒是贬还真有点整不明白。

不过最迷惑人的常识学问无疑是那些貌似有关联的强词夺理了,典型者新近就有青蒿素事件。得之于传统医学智慧,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院士桂冠的“三无”教授屠呦呦主持,国人提取出了青蒿素,诺贝尔奖惠顾。在人们关心是不是个人应该独揽殊荣之时,容易自豪的感性高手声称,这是“国医”功勋的又一次有力证明。

本来国医绩效在当下的中土是无需证明的,要说青蒿和青蒿素也直接相关,但是,这里还需要暂停一下。关于草根树皮治病的学问洋人也有,比如“纽伦堡医典”,撇开这个不讲,青蒿和青蒿素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植物提取生物元素本身也完全是“西医”所创,更不用说那些使之现实化的技术和工具了,为什么不现代生物医学的证明,而为“国医”独揽呢?

诚然,煮食青蒿对抗疾患是国人祖宗常见,领功摘冠似无可——尽管青蒿素之先症疾横行华夏几无解,遗憾的是,按照这种逻辑常识推演,怕是没有中西医之别了;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归功于那些不识数、认不得字的原始人身上去。

具体知识“富足”之人未必有常识,一般的逻辑辨识能力也是常识必须的部分,不知晓这一基本原理,很容易被专家光环下的犬嘴忽悠。曾经有航空动力专家抛开常识,相信“根据光合作用”,粮食产量能够达到万斤以上,如果您也抛弃合理密植的常识,相信专家的话,来年肚子饿扁绝对不成问题。



冬日看山

让冬山多了几分温润与柔美。头顶的晴空,愈往高处愈蓝,蓝得让人新奇、惊叹。如若来上一场雪,那山便更加多姿多彩。纵然,冬山一派枯黄,可只要心生靓丽,便会欣然发现。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登上了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因冬山之苍莽,故而,远眺便是360度无阻碍之通透景象。山在脚下,河在脚下,城在脚下,人在脚下,一切皆在脚下;偌大的山峦、山城,似只剩我们,拢手长吼,虽底气不足,却也可吼出心中戾气,吼出登临快意,吼出目空一切。

因山之高,便将广播电视、移动通信塔建在山顶,有一对老年夫妇管护。他们长年在山

上,靠山下运送给养生活。闲来,在房侧、院中,种了萝卜、青椒、玉米,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到来,让久违见人的他们格外兴奋,却又无言问候;只是拿出冬储的青头萝卜,让我们解渴。然后老两口便面向山下小城,无言并坐于屋檐。我们视山为美景,不知他俩又视山为何?我们一时登临是兴奋,不知他俩日日山巅做何感慨?或许他俩已与山融为一体,心无所念。

旧路回返,回望冬山,今虽征服大山,充满快感;可心却被大山征服,满自得。因为,一朝看山,实则问心。心若高远,便可行至高远。